

李朝實錄 第三十四冊

仁祖實錄 第一

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刊

李朝実録第三十四冊奥付

昭和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錦町一ノ二五

株式会社黎明社印刷

東京都豊島區目白町一ノ一〇五七

学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刊行

編纂刊行責任者 末松保和

The Ri Dynasty Annals of Korea Vol. 34

INJO SILLOK

I (1623~1631)

Gakushūin Institute

of

Oriental Culture

TOKYO

1962

仁祖實錄(第一)目錄

卷一

癸亥元年(一六三三)三月(辛卯朔).....一

四月庚申朔.....一六

卷二

五月庚寅朔.....三

六月庚申朔.....三六

七月己丑朔.....三九

八月己未朔.....四三

卷三

九月戊子朔.....四九

十月戊午朔.....五三

閏十月丁亥朔.....五七

十一月丁巳朔.....六三

十二月丙戌朔.....六九

卷四

甲子二年(一六三四)正月丙辰朔.....七五

二月乙酉朔.....七八

卷五

三月乙卯朔.....八二

四月甲申朔.....八六

卷六

五月甲寅朔.....二六

六月癸未朔.....二五

七月癸丑朔.....二七

八月癸未朔.....二五

卷七

九月壬子朔.....二四

十月壬午朔.....二四

十一月辛亥朔.....二五

十二月辛巳朔.....二六

卷八

乙丑三年（一六二五）

正月庚戌朔.....二七

二月庚辰朔.....二六

三月己酉朔.....二七

四月戊寅朔.....二七

五月戊申朔.....二八

六月丁丑朔.....二七

七月丁未朔.....二三

八月丁丑朔.....三八

九月丙午朔.....三四

卷十

卷九

十月丙子朔……………三三

十一月丙午朔……………三四

十二月乙亥朔……………三五

卷十一 丙寅四年（一六二六）正月乙巳朔……………二五〇

二月甲戌朔……………二六〇

卷十二 三月甲辰朔……………二五五

四月癸酉朔……………二五五

五月壬寅朔……………二六〇

卷十三 六月壬申朔……………二六一

閏六月辛丑朔……………二六七

七月辛未朔……………二六八

卷十四 八月庚子朔……………二六八

九月庚午朔……………二六九

十月庚子朔……………二七一

十一月庚午朔……………二七五

十二月己亥朔……………二七八

卷十五 丁卯五年（一六二七）正月己巳朔……………二八四

卷十六

二月戊戌朔……………三六四

三月戊辰朔……………三七七

四月丁酉朔……………三八七

五月丙寅朔……………三九五

六月丙申朔……………四〇六

七月乙丑朔……………四一〇

八月甲午朔……………四二七

九月甲子朔……………四三三

十月甲午朔……………四三七

十一月甲子朔……………四三三

十二月甲午朔……………四四〇

卷十八

戊辰 六年（一二二八）

正月癸亥朔……………四四五

二月癸巳朔……………四五四

三月壬戌朔……………四六一

四月壬辰朔……………四七六

五月辛酉朔……………四八〇

六月庚寅朔……………四八七

卷十九

七月庚申朔.....四六

八月己丑朔.....四〇

九月戊午朔.....四六

十月戊子朔.....四四

十一月戊午朔.....四三

十二月丁亥朔.....四六

卷二十

己巳 七年（一六二九）

正月丁巳朔.....五三

二月丁亥朔.....五四

三月丁巳朔.....五七

四月丙戌朔.....五三

閏四月丙辰朔.....五四

五月乙酉朔.....五六

六月甲寅朔.....五元

七月甲申朔.....五三

八月癸丑朔.....五元

九月壬午朔.....五四

十月壬子朔.....五六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庚午 八年（一六三〇）正月辛巳朔

十一月壬午朔	五三
（十二月辛亥朔）	五五

二月辛亥朔	五六
-------	----

三月辛巳朔	五八
-------	----

四月庚戌朔	五〇
-------	----

五月庚辰朔	五七
-------	----

六月己酉朔	五八
-------	----

七月戊寅朔	五五
-------	----

八月戊申朔	五三
-------	----

九月丁丑朔	五六
-------	----

十月丙午朔	六〇
-------	----

十一月丙子朔	六三
--------	----

十二月乙巳朔	六五
--------	----

卷二十四

辛未 九年（一六三一）正月乙亥朔

二月乙巳朔	六二
-------	----

三月乙亥朔	六七
-------	----

卷二十五

四月甲辰朔	六九
五月甲戌朔	六四
六月癸卯朔	六〇
七月癸酉朔	五五
八月壬寅朔	五八
九月壬申朔	六一
十月辛丑朔	六四
十一月庚午朔	五三
閏十一月庚子朔	五五
十二月己巳朔	六〇

上進入內庭將將使 意嚴說 先王座座 上拜拜哭侍臣皆哭 意嚴何用哭焉 上避席而拜曰大事未定日暮始來臣罪萬死 意嚴曰勿解有何罪子以薄命不幸遭人倫之變遂遇逆賊 先王以我為難離我父母魚肉我宗族剝殺我孺子幽囚我別宮寡身久處深宮人間消息不聞知不意今日乃見是事又謂群臣曰逆賊於 先王實是仇讐朝廷之上奸臣布列如子以大惡之名而拘囚十餘年昔之 先王語子以此事聽卿等復明人倫行上之靈貽嗣君可拜謝上常聞聖德微曰為此舉措殊極未安不敢承命傳實然後嗣君當出外討捕凶黨以定人心群臣皆曰嗣君即位之後當告宗廟傳實甚急 意嚴曰傳實大事不可草率行禮明日當於西廡備禮行之且無天朝之命何以正位宜權署國事都承旨李德潤請對曰國家危亂幾至於亡嗣君為 宗社大計躬擐甲冑舉此大義人心已歸天命已定而傳實之事夜深不決何也若不速傳國寶以正位論何以鎮定請亟傳國寶以答臣民之望 意嚴曰從實有節次何以暮夜急迫傳授乎卿等之言如此須

仁祖實錄卷之一 卷一

三

與大臣相議當以何寶傳之乎大臣曰以昭信寶受命寶傳之宜當寶亦可使按 上曰臣無才德不敢當 意嚴曰王室至親臣民愛戴非德而何嗣君自此可為聖主實 宗社之洪福也乃命李德厚金天孫等奉御寶跪傳於上上拜受侍臣曰既已傳實宜亟出御正殿以正大位 意嚴曰初欲備禮授容傳授卿等之言不可違故如是行之矣仍謂 上曰逆賊之罪知之手惟茂德薄不能盡母子之追使倫紀數載國家染亡類嗣君孝上安 宗社下寧聖恩感激何極又謂諸臣曰逆賊父子今置何處乎對曰皆在闕下矣 意嚴曰不共戴天之讎忍之久矣嗣親所累父子之頑以辱亡重四十餘年至今不死者盡待今日耳願得甘心焉諸臣曰自古歷代之君臣子不敢以刑戮擬議無道之主莫如桀紂而湯武放之今此下教臣等不忍聞也德河曰意聖之於廢君太倫已定子雖不孝毋不可以不應也此下教非徒不忍聞亦不敢奉水 意嚴曰吾與嗣君同御正殿則當雪吾讐今嗣君即位能體我心為吾復讐則可謂孝矣 上曰百官在臣何敢擅也 意嚴曰嗣君年已壯長豈受百官指揮德河曰嗣君入內夜將朝矣尚未即位將士軍民皆有悶鬱之心請走出外 意嚴曰父之讎不共天兄弟之讎不同國逆則自絕母子

之道於我有必報之誓豈可赦之道矣德河曰昔 中廟及正優待廢王以終天年此可法也 意嚴曰卿言是但逆賊弑父殺兄滿漢父妻殺其庶母因其嫡母百忌俱備何可比於燕山聖德曰今此下教之事外間未聞之至於結字尤所未聞也 意嚴曰殺人以縱與曰何以異哉 先王疾殆大漸故為驚動終致不謹此何以異於賊乎德河曰好逆之徒散處外間不無意外之變請速即位頒教及時討捕鎮撫羣情 意嚴曰別堂乃 先王視事之所已今宮人羈絡失 上起拜出即位於別堂仍視事遂署侍臣及持士衛衛衛置光海王等方察世子於都都府以兵守之令司憲院供之罷營建機樞火器等十二都府開禁府典獄署悉放罪人時有曉之徒多逃竄道車人搜捕又多其有異者其罪爭先投謁者皆縛而拘之下諸子都元帥韓俊諫誅平安監司朴燁義剛府尹鄭連于境上又命誅諸道調度使金純池應觀金忠輔王明陞樞忠男李士宗等燁賊性驕行事悖戾以柳德新女婿附托宮禁會為字令以私獻取媚及為平安監司在迎固寵無所不至奇技玩好之物日輸宮掖衣服飲食僧修無度徵斂暴刻殺人如芥一遺亦立怨入牢籠及其畜畜之日一遺之民莫不相慶至有割指斷鼻者云連遺之第凶險奸猾為爾貽腹心逆之

仁祖實錄卷之一 卷一

四

論無主主張乃於於本州專以私獻媚悅為事貪婪剝削一境怨若具與奴賤私自交通以致天朝之怒至是集示州民大悅純本賤孽也以尹暉任就正之心復為所附托營至拜同知中樞就正等以此差海西調度浚尉民虐族無所不至通請然其於冠亂其時諫官鄭生具由馳營營連都廳權權上疏極陳而不達通請然其於冠亂其時諫官鄭生具由馳營營連都廳權權一遺人人心應變等罪惡雖絕非命誅之時濟州牧使梁遂諫事出黨會快甚一島之民如在水火亦命今未誅之○甲辰 上在慶遠宮○諸大將請上幸率百官陳寶于 意嚴後受百官賀 意嚴以諸書數廢君十罪仍下教曰非但告 廟之禮時未舉行父母之讎亦未及誅豈可以白衣受賀其勿陳賀上請曰 意嚴久在幽廢之中值此大慶宜亟陳賀上以慰 祖宗在天之靈下以答軍民士庶之望不宜如是固執 意嚴猶不從累請乃許之○命放釋戊申以後廢廢之人○禮曹判書任義正欲曰廢舊主為若此是今日大段節目宜急議慶上曰此曹判書何自斷其意於 意嚴以處之金瑬曰世祖即位廢舊主 中廟及正亦廢舊主是皆為 宗社臣民之大計也不下廢主更無他語領中外一刻為急速賜大斷 上乃許之○京畿監司朴自

麗濟省郎久淹冗官清論之至是首指諫職嗣少有才華而出入朴承宗父子家至有八學士之目清議多短之而與沈器遠素相善至是首拜諫職且召在庭請中而器遠上疏陳十物請不執其舊為古為史曾佐郎翼忠信重厚事親有至行素好學問專精經傳曾在昏朝退處田野為士林所推重至是擢拜給諫為古英敏有子性且機警自少有格當世務之志先海時麗官家居遂與由景穆等結義奇謀密計多出其手並錄請社元功○柳希奮者亮率諸子待命于城外外下禁府金奎李貴啓曰朴承宗柳希奮以光海烟威貪穢無忌罪固大矣然此諸卿則有間矣爾等主主張廢母之時承宗宗密皆扶救癸丑之獄爾等以三消洞結義之說為綱打香類之計爾將不測而承宗密皆而沮之其功亦不可不念也 上曰為臣不忠廢罪惟均李德淵曰 聖上以大義舉事即位之初宜成濫殺首惡惡魁當伏常刑其餘徒黨或誘之以利第啗之以官爵教唆為惡龍羅為黨與輩何可盡誅仍念廢君無道自絕于天然在君位十六年矣願 聖上保全終始以終其天年臣曾為廢主所養住位至正憲職長喉舌不能匿蔽以至今日不忠之罪無可逃免何敢復辱維新之朝上曰卿之心事反正之日予已知之卿可勿離職心察職兩陳之事予當深

仁祖朝實錄卷之一 廢主

七

念馬金邊曰金蓋國其有才局可用臣曾忝江界府使時蓋國為平安監司故熟知其才能力 上曰其才如此則可用但蓋國迨過為家修夫李貴曰李漢發朝時有立節之事其才亦可惜 上曰若然則似異於廢兄矣其兄即李冲也深初事權奸厥後恐禍及已附托權威蓋國曾與南以恭亂亂朝政又參廢母庭請皆見棄士論而維新之日首被拔薦物情非之 韓嬪男白大珩等伏誅嬪男等以賊臣爾瞻腹心主張廢母之論前後免脫多出其手擅弄朝權恣行威福至是正刑人皆快之○本宮奴有作弊於軍中者 上命誅之○弘文館校理李則漢上劄言都承旨李德淵新政之初不合廢君之長請誅之 上不從 朴承宗謂其子自與出走自縊而死承宗出身 宣廟朝以幹局師所至能舉其職而結水度又獲要路及先海時其子自與之女為廢世子嬪權勢自盛為相七年進固寵寵能肆貪野虐占田宅至其居家事親無禮持喪不謹得罪名教則其為人可知而惟能臨難從容足得明白差可觀也自與為人榮發使氣至其妻父爾瞻之奸未曾親附視大嬪輩有若天孫而爾納其女為廢世子嬪為權勢其氣焰廣占田氏宏後第宅人皆畏焉○乙巳 中殿自秘入大內 慈殿下教曰逆魁彈當棄遠于 天子以待廢置

其父子姑為極遠安置其父子之妻亦宜各處園置 天朝奏聞中備陳非狀其等義反正脫義躬於國因國人莫不致壽 宗社不可無主故權攝國事之意權攝入權當故曰廢君廢主之舉宜依 慈殿下教令禁府察而行之奉文令承文院恭商擬出俾無未盡之意 上從之○上下教曰 大妃殿至今不脫白衣極為未安廢服日時令該曹速擇定○上下教于兵曹曰江華軍兵以衣衛上未云如此廢時不可一日稽留宜速罷遣 上又下教曰罪人族屬及奴婢捕盜任意授囚致令開關終捕捕盜大將推考今後非有傳教無得擅囚○命復永昌大君璵臨海君璵迎與府院君金昌男俊昌君俊昌君俊昌金昌尉柳廷亮職職○上御西別堂親政吏書啓曰判書李光庭來在閣下身有疾病不得參政何以為之 上曰判書有疾病則參政以下入參光庭將參政金自點面斥曰參廢母庭請之人何得為參長手光庭慙而退 上命拾左議政朴弘若右議政趙璵下教曰相佐有缺速為上相弘若等以李光庭奇有獻舉臣等申欽擬望以進○上下教曰廢君廢主中官廢東官廢嬪支供無缺之意已下教尚不奉行云廢君雖有罪惡今日廷臣皆是臣事之人不當如是急勿宜申飭司憲院精察支供此後如前急忽則該官當拿推○命大

仁祖朝實錄卷之一 廢主

八

將全廢李貴性昌德宮火燒廢監董收拾蓋反正之夜衛士失火延燒殿宇光海別都盡為灰燼故也 上仍謂諸臣曰悖入之債終非已自今此光海之事可以驗之自今以後君臣皆以此為戒可矣史臣曰廢朝十數年未盡無藝實官釐廢不為賄賂私獄官為市虎竭八方充溢官制一朝火起便成灰燼雖不遠前車可戒大哉 王言 宗社之福也○命復牧使計之陰爵先是所為海州牧使州人承爾瞻嬪男之意控告欲起大獄所屬其計之陰然材殺其入爾瞻等懷其計之未盡潛遣腹心武人俞世曾極其搆捏又以白大珩為監司鄭崇國為海牧鐵鏡端端遠成大獄死於杖下連殺其屍聞門魚肉舉國莫不冤之至是首命申雪復爵後命加贈○弘文館副校理李明漢上劄曰瑞寧府院君鄭仁弘素以兇險馳名之入一生行事多出此害之心卓主廢母之論釐免徒之亂請命拿斬 上從之○司諫李聖求欲劾曰瑞寧府院君鄭仁弘假托山林事專除說主張廢母之論釐免兇賊之禍請命拿斬奉命拿斬天家應教韓王校理李慶益劄校理崔漢修俱以賊臣佐黨尚帶職各請並廢職大司憲南瑄大司諫俞大達副應教具鍊附會賊臣眉居三司請並追奪 上從之仁弘瑄南人也受業於曹植之門室竊虛名至

祥風慮之長 宣廟晚年知光祿監庸不克負荷頗有悔恨之意仁弘上章極
言仍被竊議公議頗許之光海嗣位即召還拜贊成李齊坤守滯乃吾東方大
賢而仁弘以私憾排之以此得罪士論與爾瞻深結互相推薦遂膺大拜仍
策元勳光海退尊所生母至於入廟仁弘實成之者於發對力薦施文用
及及發 母論起首倡先廢後妻之議至於哀姜文姜乃有子於戴天之
雖使綱常數絕人理晦塞通天之罪不下爾瞻老而不死正所以有待於今日
天道禍淫之不莫如是夫天稟王慶益盛煥燁以爾瞻及牙蓋據三司稽當
逆論漢為尤甚得保首領與情益憤益熾自不知事有同業主人尤疏侮之嫌
本以忤時無行檢之人為爾瞻腹心後與任趙正作黨會權勢無所不至大
建凡庸庸劣初以除害身五十之後官高科第仁弘一見以為親類輒力
加吹噓由是附從愈密初蓋閣後又為糾紛道柳之黨一言一動皆驅弘
道等指與兇徒互相傾軋惡之者至舉會憤之行醜詆萬狀而恬不知恥時
年七十五目之尚主而深自飲餉持以清儉不以烟家自居厚有德量少有公
輔之望士新之尚主而深自飲餉持以清儉不以烟家自居厚有德量少有公

仁祖朝實錄卷之一 庚亥

九

馬論者多之及廢 母庭請之日適乞暇在外入關肅拜往歸不顧憂庭百傳
皆有憂色兇徒遂擬以重律杜門郊外五六年至是首拜是職未幾廢大拜
以中欽高吏曹判書欽明敏端花才識超詣文章自成一家夙負士望癸丑之
獄以七臣被逮適配至是推拜參政李德潤為和敦寧府事德潤曾
在奉朝與朴拱宸密奏廢母庭請得罪清論及反正之夜左右欲兵之而
確然不撓慮得宜公議以此多之金重國為平安監司司圖明敏有才而性
本巧黠善於相機趨時初附永廣瀾亂朝政光海時締結朴拱且參廢 母庭
諸人皆歎之至是以會授西藩頭得人心故有是拜物議譏其苟且洪福鳳為
吏曹參議金繼為東萊府使繼以猜險不正之人初為爾瞻之腹心後雖離立
見棄於人久矣更化之初謂有幹局得受重寄盡與金繼素厚而遂屬之也物
情頗不決伏光世更為弘文館副校理光世坐癸丑獄事實南徽十餘年摺希逸
為副僕後為通為人俊邁自少有文翰才而有浮誇不端之病為鄭使所誣
引實請十餘年李明漢為吏曹佐郎明漢文才超邁且有器量而曾在各朝浮
沉名路清議短之 引見大將李貴金盡於別室 上曰戊申獄事奸兇難識
冤枉甚多十餘年來一國之人無不痛恨即位之日宜皆洗滌而教書中不及

舉論何也滯曰聖教誠是當以蕩勝之意宣布中外而事多倉黃未及舉論
上曰將士施實固當從容查處而搗鎖則不可不速行矣金繼曰特士宜分等
施實且速行搗鎖而酒饌難辦請令微司略計以行李德潤曰各司無儲決無
措備之路當此嚴節久不解陣則不無怨苦之樂以關內及營建都監所儲歸
布速行實格即為放送可矣且昨見江華府使狀啓則又為點軍兵皆云今大
事已定市肆不變多獲軍卒特何用上曰此言是矣舉軍兵皆有一端
忠心其肝故冒死而來不可不優施賞與速行搗鎖而送之矣德潤曰古之帝
王雖在航海之時猶講大學以論治道今當臨御之初日御經筵接賢士講
論朝廷得失國家治亂此是急務向使廢君引接臣僚廣論治道則爾瞻雖
蠢巧高能亂亂至此狀爾瞻父子及數三首惡其罪固不容誅自餘黨類宜
其輕重處之 上曰予已明知當今急務矣德潤曰爾瞻不可不嚴刑究問
以施典刑 上曰爾瞻極惡或不無接引煽惑更起殺事之樂何用爾瞻且予
意則三昌之罪一也希奮承宗與爾瞻異其罪李貴曰希奮朴永宗雖有金
妻娶之罪不無扶護士類之功何可謂與爾瞻同罪乎德潤曰戊午年附臣為
群奸所構禁陷六訓永宗竭力伸救得免於死其時承宗若將順發君之意則

仁祖朝實錄卷之一 庚亥

十

宜有今日乎爾瞻以廢 母之論或亂廢主權繼撤事永宗力排其論敢護士
類何可以以貪賊之罪比諸爾瞻乎貴曰臣初與李曙結約時李曙謂臣曰此
事敢不惟命但再與朴永宗為一家之人不得不救故以是為難耳臣曰承宗
曾不預廢 母之論何可與爾瞻同罪云則曙乃從之德潤曰臣與李曙結約
時已許承宗之免死今者李曙以不得相救為平生之恨云 上曰初結約
不可屈法廢曰法重無信則不立今若失信則他日遇事恐難得力 上曰
此係大段廢置子難獨斷特新大臣同議以重慶曰柳希奮為大司馬除拜慶
循賄賂占奪民田其罪固大矣若與爾瞻同律則免死已年間許甚惡廢君
還宮時臣家適在三清洞李偉瞻以臣為三清結約扶護西宮論許甚惡廢君
問于希奮豈宜以為不可無端瞻以臣為三清結約扶護西宮論許甚惡廢君
將及 應殺豈但臣等之死生乎貴曰功過雖不得相准其罪豈至於死乎
上曰都下人心不淑罪人家宅任意毀撤云連為嚴禁關中之物亦為偷去知
有告者宜以其半賞之散鹿臺之財古有之矣然不可任其偷去也貴曰昨於
蒼黃之際事無統緒以致軍民恣意偷竊盜守護則自無難矣申忠植蓋松
景程伏地請曰李太尊臣之妹夫也與李貴等結義之初約以保死今若不為

上連則勢無及矣敢求請命 上曰中景棟等果有結約事乎貴曰臣與李聯
約散朴宗時景棟亦請曰雖曰大義滅親大端不得免死則私情甚切云臣
亦以大端之罪雖爾國家與其父有間可以赦死云矣遂曰當初果有是言臣
無異斷不可容恕云故不敢放達矣 上曰徐黨議處高麗曰北兵使李道仍
今赴任乎北兵雖重不若根本之地且迄今有大功宜置之郡下以為倚仗
上曰北方非此人莫可收拾委與貴復力請之 上始許焉○丙午禮曹啓曰
大位已正朝野拭目而法服未御官猶舊衣服儀有缺皆明公主駁馬極
方速為製道法服 從之○慈殿下教于政院曰曾在幽囚中廢人所選各事
擇請遵奉行 從之○慈殿下教于政院曰曾在幽囚中廢人所選各事
不用而置之矣今聞該曹物力落竭宜給于該曹以為補用之資○上御西別
堂引見金臺李貴沈器速崔吉金自點金臺徵曰今日之事事賴兩太將及
公等之力予甚嘉歎奮發忠義忘身殉國之士千載一二而己豈如今日之
多乎焉吉對曰此乃天命所屬而 祖宗之所託佑臣等何力之有且在外之
人初不知舉義與否故危疑之際不可無備今則人心已定更無可憂慮衛諸

仁祖朝實錄卷之一 奏章

十一

軍宜皆罷遣 上曰未行擒實故時未罷遣其有功勞者速為詳書可矣罷遣
曰市民之暴得者何以處之焉吉曰臣意市民之無賴者利其掠奪財物而應
暴無之而有害宜罷之蓋曰市井之民爭米糠者豈有他故只喜乘馬馳突
奪人之財耳昨日犯法者皆新募之人盜賊其有害矣貴曰二人之言皆是但
初開揚州起兵之言急於備禦恐而募之今吾還軍有同兒戲且臣凡有奸
為人輒沮之從此奉身而退矣 上曰若條條齊驅伍使之用則固善矣徒
為聚眾而不禁奪掠則為害大矣自今罷之勿募可也密曰臣與吉野陳之
言皆出於公而本貴乃以去就爭之何必以此微細之事而至於相失乎固當
平心相議而處之焉吉曰即今列邑守宰率皆匪人速為汰洗差違可堪之人
實是急務臣益銓即故敢達 上曰此言甚是但三日餘惡邑不可一時盡
人或有遷善改過之理宜下諭八道監司限一限嚴覈其明為猶不改革者隨
即罷黜○上御西別堂親政吏曹判書申致道曰臣本空疎素乏適用之才廢
棄田里十餘年矣精力尤不如人銓銓之任決難承當請授可堪之人 上曰
母為如此之言安心盡職欽任仕滿者遷轉於他日政此是國朝連行之例而
向來國政廢亂都月之虛過今已三次雖不可一時並舉而一次都目不可不

從速定行矣 上曰詳量處之欽曰事特用人專以銀貨多少列邑受樂何可
盡言今者守令之關甚多宜擇才堪守令者以除之史臣曰民生休戚係於守
令而廢朝時下之注擬上之除拜皆以銀貨多少而取之臣曰民生休戚係於守
有闕也外人皆曰某人之納幾兩於某家當擬某職納幾兩於某家當得某任及
其除目之下若令左契為政之日開庭如市無恥之徒親自持衡爭先納納兵
水使及饒馬守令之價多至二三千兩雖饒馬之數倍微銀價於民民生亦立八方肅然
到任之後只以剝削為事務充所費之數倍微銀價於民民生亦立八方肅然
當時取之之道非一人而人心未必不由於此也○以李元基為領議政元
異忠貞清白 先朝入相自一國重望皆朝服海之氣首陳全忠之義廢
方張之初又上劉標陳盡孝之遺兒徒深嫉之樂不得保誦洪川五年放歸田
里至是復拜首探劉野相廢 上遣承旨趣召入城之曰都民如額以迎以李
廷龜為禮曹判書建龜天資溫厚氣度明爽早以文章華國名聞中國○海
閉 大妃於西宮廷龜與鄭暉詣西宮肅謝面極時因早閉南門見官庭草沒
相對泣曰不須閉門但開門則天乃雨爾暗聞之大怒又不察廢 母庭
請先徒論以重律遂出外放命及弘立降廟 天朝有差官查罪之舉廟堂議

仁祖朝實錄卷之一 奏章

十二

遣使辨誣而非廷龜可遠赴廢禮之臺諫情請罪不已光海峻批以斥之反
正之夜即命召之不進李貴送其子具告之詰朝乃至慶義諸人頗不悅而論
者多其經事從容以韓諫議為領議政府事遂議事厚有德量素負將相之望
受 宣廟係謀大君之命光海時坐講義辛酉冬內奴賊入瑠林畔起拜都九
開府關西至是以國男召拜是職以只兒讓為日本幕自持其瑞亦起都
游成津之門從事性理之學遂稱之嘗奉使日本幕自持其瑞亦起都
庚申以後赴京由海路歸還使臣人皆厭避允讓奉命即行光海嘉獎曰人臣
分義當如是也及疏事東還風如舉履舟人舉皆號哭允讓奉持 皇初類
色不變人益厭其有特操焉至是首拜都察院卿其得人以徐滄為刑曹判書
滄沉毅厚實自少以大器稱察院卿時與申欽等同被罪在謫累年至是遂起用
以滄經世為副提學經世精敏有才且通經術負一時重望光海時被斥家
居至是首拜給諫之長人稱其得人有才且通經術負一時重望光海時被斥家
平正博觀群書文章精麗癸丑之後不樂仕宦尋居田舍言士望甚重至是首拜
銀臺之長以朴東善為大司諫東善天資和厚遇事剛直言士望甚重至是首拜
廢 母庭請之日下吏備書其名於進察之列東善覺之即自明其不訟人以

為難與此子姪同奏表謀以金待誠為親義德誠為人剛直廉潔起自草萊...
名流所重戊午癸 母收議時以一片愛君之心與李恒福鄭弘義一也而對
究徒深城之初廣北旋移南嶺至是首以憲職召之以李命俊為大生為掌
今命俊為人剛直律身活苦癸丑坐廢扇之獄請益德閣李恒福諫廣 大如
寬北憲草疏抗論辭極痛切縣宰不敢上聞者悚然至是召以憲職長生天育
敦厚和粹早著聲望潛心學問為世大儒癸丑之獄德閣兩人被告先海觀問
上變人曰金某亦預知否對曰金某督者我等有謀惟恐其聞知也以致長生
獲免還鄉杜門講學不輟兩湖人士咸尊仰之至是首以憲職召之以尹知教
為應教知教頗有骨幹行事不苟反正是夜與李德洞康慶得宜時議多之故
光海時雖有涼速抑抑之累而首拜是職以趙廷虎為持平廷虎天資忠厚志
操堅確自在韋布持詩以正昏朝時在院院累舉群兄弟之選補方先煥誠
感人皆畏之而不少撓由是最為完堂所忌誠實陷不測趙朝鼎居田里
清論重之至是推拜憲職人皆想望風采以鄭龜為獻納龜雖有氣節初以
仁弘門生及廢論方張獨上章極言違被安置龜島士論莫不偉之至是首拜
諫職以嚴惺為檢閱曾在癸丑李偉卿率兇徒十九人前上廢 母之疏惺時

仁祖實錄卷之一 癸亥

十三

在四館以勳搖 國母罪聞倫紀盡為停舉以此為兇徒所嫉殺則數十餘年
至是復入史局○諫院啓曰新服之初大權獨慶宗伯為任甚重判書任就正
決不可仍在典禮之任接伴使之任伺僣大將當此危疑之際鄭榮國判宗青
皆以免黨不可仍在請並遞差 上從之又啓曰原州牧使趙希古之猶子
賊黨之兇悍者上將重地不可付諸此人請拿鞠 上初命遞差再放乃從之
純正曾於壬辰之亂以注書憲火政院日記而逃兇棄於物議久矣光海時與
爾瞻結為心腹通壓臺省及其兄家正之妻女入後宮有寵權勢漸盛各立門
戶互相傾軋兇徒之倒戈者多乘附焉藉官換專事貪蠹人皆畏鄭榮國本
以卑賤獲疾之人為爾瞻繼男之叔諫受其陰懷羅織海獄陷殺無辜宗青暴
戾特甚為爾瞻腹心主張廢論韓諫為人兇悍附托賊臣切竊三司罪惡甚多
終伏常刑人皆快之○憲府啓曰閣蔭朴宗胤俱以爾瞻腹心尚在銓衡重地
請為先遞差 上從之藥精懷怨毒曾在洋中擄害 母之論為銓衡重地
居疏頭及登仕路以傷人害物為能事人犯之如此燭初為河仁俊腹心及仁
俊違誅獨免常刑人皆憤惋至是終伏正刑宗胤即宗青之弟性本剛行
且悖戾無復人理而為爾瞻屬被擄歷玉堂南來及銓郎汚辱名器錄矣人莫

不憤惋至是獨保首領失刑甚矣○大將李禧上疏請收朴承宗之親 答曰
省說卿信實不勝嘉歎卿奮發忠義以正倫紀不忘舊恩欲掩棄臣卿誠非
今世之士也該司檢見後埋掩可矣 丁未諫院啓曰兵曹判書權得未以食
鹽之人致丑之獄以刑房承旨終始搭當羅織擄囚有紀檢請刑罰 上曰
違差羅織本情最屬以貪婪交通官禁羅織擄囚國寵馮藉擄勢恣行威福案丑之
獄身自擄當得罪士論人皆唯罵新化之初猶在本兵重地典情駭怖又改曰
新服之初各道方伯不可不為先擇遣使之費賄賂以濟室喪之民全羅監
司苗謹中忠清監司朴慶新江原監司任碩齡皆以賄賂遞授本職請並罷職
上從之又啓曰京畿水使李時言性本奸猾加以貪賄賄海之獄挺身擄當
奏義之士厲兵親變拘擄兩陽之義旅其心所在有不可測請拿鞠 上曰
是其後兩司各依以請 上曰李時言拘擄義旅之事乃職分內所當為者無
可罪之事而臨海之獄自當當云罷職又改曰自奉召以後逆逆之嫌文衡
以科舉為植黨之路私情借述無所不至各年諸榜一一查考或前或羅以洩
士子之憤 上下于禮曹禮曹啓曰戊午式年講經之後因物議重發本曹啓
請罷榜而光海終不與落以至至今或以為榮榜之人亦有以公道衡察者與

仁祖實錄卷之一 癸亥

十四

顯然用私者混同刑科似為究問或全錄或查削本曹不敢擅便請議大臣大
臣獻議以為其間或有公道得者混雜其榜似涉未要刑其可削不須並罷
後於建中申票請與觀判別試再行講試合為一榜此兩榜兇徒之最甚行私
勢初請書削則為再試新化之初舉措之苟且甚矣識者知公道之行不為
命禮葬水昌大君繼起典府院君金悌男且贈韓男領議政○僧性智行高
智以風水術得名察其酷信其言使之頂王衣錦出入宮禁衛極土木茶毒生
靈皆其所樂史一國之人無不欲食其肉至是伏誅○罪人福同二命為虎手
金世龍所捕逐擊之慘仍傷致死捕監羅慶之福同私奴也以罪現妖術惑眾
變着女服出入宮禁與宮人混處恣行淫穢國人莫不憤惋而未快願張輿情
未快焉 憲府啓曰李寬當戊午廢 母之論身為都憲擄辱擄當神人之憤
極矣不可一日容息請拿鞠 上從之寬陰凶虐鄙劣權勢為爾瞻腹心主
張迭論擄陷士類不遺餘力及其爵位崇高乃始自立而罪惡已積其能得
於常刑乎又啓曰左議政朴弘為本庸鄙之人附會賊臣冒居鼎軸貪竊濁
亂之罪不可寬貸請罷職 上曰命遞差弘為庸鄙人附會賊臣冒居鼎軸貪竊濁